

经常熬夜抢修,有时还潜到下水道的污水里作业

卢修学:差点把命丢在下水道里

本报记者 黄晓华

不善言辞的卢修学,说起自己的经历时轻描淡写。

但他那布满老茧和沟痕的双手,却静静地诉说着他那不平凡的人生历练。

当排水工人一干便是 27 年,卢修学钻过的下水道便有上千个。他用自己的默默付出,诠释了“坚持”两个字的真谛。

干工作不能挑三拣四

“一下大雨人家往屋里躲,而我们却外面跑。”卢修学说,他当排水工人 27 年间,80%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外头,经常风里来,雨里去。

卢修学从 1982 年起在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排水队当队长。1999 年,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成立排水管理所,卢修学担任副所长,一直到 2009 年退休。

作为负责城市排水工作的工人,整个海口市下水道、主干道水渠的清疏,井盖的养护等,都由他们负责。刚接触这种又脏又累又不“体面”的活时,卢修学才 33 岁,还没有结婚。“干其他的不行吗,非得干这一行?”有朋友曾这样劝过卢修学。“像你这样,怎么能找到对象?”也有亲戚劝。

“排水工作很重要啊,大家都不干谁来干!”卢修学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年,卢修学便顺利找到了对象。后来,市政工程维修公司领导曾想把卢修学调回公司,但卢修学却不同意。“干久了,工作熟了,换个工作心里反而没底。”卢修学说,他从来没有感觉排水工作低人一等,“社会分工不一样,工作由不得你挑三拣四。”

脏活累活抢着干

“脏怕什么,身上弄脏了可以洗嘛!”卢修学看到一些年轻工人在淤泥、臭水面前畏畏缩缩时,他总是这句话。

卢修学说,在下水道里,什么垃圾都可能遇到,即便是粪便,也要用手去清理。但卢修学却不喜欢戴手套,“因为戴着手套工作往往不方便。”

排水工人 24 小时服务,他们的工作没日没夜。与 110 联动的电话一响,就得赶赴



4 月 20 日,卢修学向记者讲述在艰苦条件下带头下水排污的经历。

南海网记者 张茂 摄

现场。卢修学说,他们经常熬夜抢修,彻夜泡在水里。深的下水道达六七米,如果水深过人,有时还需要潜到水里去作业。

排水道里除了污水污物,还可能遇到有毒气体。“你是头,工人不敢下的时候,你得下。”碰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卢修学总是身先士卒。他还记得,2004 年下半年,海口板桥路施工,长达 2 公里多的下水道里堆满淤泥,污水漫到了路面。由于长期泥土堆积,窨井里臭气冲天,并产生了有毒气体。卢修学先让工人从外面吹风进去,自己首先跳到井里试探会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确定安全了之后才招呼工人们下去工作。

死里逃生的难忘经历

1998 年的一次经历,令卢修学终生难忘。“差点把命丢在下水道里。”

那年夏天,海口丘海大道在施工期间连下大雨,附近的一家冷冻厂院子里积了一米深的水。当时排水队还没有接管丘海大道的排水工作,对该道路的下水道情况不明。由于担心出问题,几名工人都不敢下去检查。“我下吧。”卢修学脱掉上衣,穿一条短裤钻进了下水道。

进到检查井里,卢修学才发现里面水深三四米。他屏住呼吸潜进污水里,摸索着查出了积水原因。原来是用于道路施工的模板、沙包堵住了管道。就在他想潜出水面时,却发现找不到出口了。井里伸手不见五指,卢修学在水里打转,喝了好几口污水。坚持了 10 多分钟后,卢修学在污水中强行睁开眼睛,发现一丝亮光,才挣扎着找到出口。死里逃生的卢修学直呼:“好险!”

第二次下井,卢修学借来了潜水衣、

氧气瓶,很快将管道疏通。前来配合的消防官兵得知卢修学在又深又脏的污水中潜了 10 多分钟时,也不由得伸出了大拇指连连称赞。

卢修学告诉记者,排水工人在作业时,除了地下可能遇到危险,地上也经常面临安全威胁。每当热带风暴、强台风袭来时,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2005 年 9 月,特大风“达维”正面袭击海南,海口市到处积水。卢修学顾不上休息,连续奋战 24 个小时。他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大广告牌被风刮落,差点砸中他的脑门。

受表彰后直奔排水现场

1998 年,卢修学的事迹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将卢修的

事迹材料报到海口市委宣传部,引起了时任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符兴的重视。市委宣传部随后派人对卢修学的事迹进行调查核实。当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来到单位时,卢修学却在海口南海大道作业现场。公司要求卢修学迅速回单位,但他却不肯离开岗位,“积水那么深,我要疏通了才回去”。工作人员一听,马上来到现场,当看到浑身沾满脏泥、累得满头大汗的卢修学,工作人员一下子被感动了,现场便找到了鲜活的素材。

2000 年,卢修学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谁曾料到,正当卢修学赴京接受表彰之时,南海大道一处下水道严重堵塞,由于缺乏像卢修学这样经验丰富的工人,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于是,卢修学一从北京回来,便直奔排水现场。他一加入施工,问题便迎刃而解。

卢修学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后,他更加意识到排水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对自己是很大的鞭策,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认真负责。”

见证城市的变迁

20 多年中,卢修学见证了城市排水工作条件的不断改善。

他说,如今的排水工作比以前更注重安全,作业规范得多。以前没有专用衣服,而如今作业都穿着反光衣;以前判断井内气体是否有毒只能靠鼻子闻,现在有专用的仪器测量;以前通渠用竹子捅,费时又费力,如今使用高压冲水机,快速而有效……同样令卢修学欣慰的是,在 20 多年的排水工作中,他带出了一批既专业又能吃苦耐劳的排水工人。

20 多年来,卢修学为海口城市的干净、有序而操劳,也亲眼目睹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当想到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时,会有一种自豪感。”

退休后,卢修学过着清贫的日子。但卢修学的人生词典里,找不到“后悔”这两个字。

(本报海口 4 月 21 日讯)

1950年4月17日,43军的2个团和1个营在澄迈才芳港至玉包港沿岸登陆

两小时击退国民党守敌

本报记者 陈耿 见习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宋祥达



战地寻访

4月21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一行来到澄迈北部的桥头镇才芳村附近的“才芳港”。港湾的西侧是连绵约 500 米的小山脉,当地人称之为“才芳岭”。才芳岭临海的北端被称作“才芳角”。才芳村的老人们告诉记者,60 年前的三月初一(4 月 17 日),解放军就是从才芳角爬上才芳岭,一举歼灭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军队。

1950 年 4 月 16 日晚上 7 时 30 分,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西路编队——40 军主力部队 6 个团的 18700 余名指战员,从雷州半岛灯楼角一线海岸起锚,向海南岛临高角进发后 10 分钟,第一梯队的东路编队——43 军 128 师 2 个团和 1 个营的近 7000 名将士,也从雷州半岛的港头港和三塘港一线海岸,分乘 98 只木帆船挥师南下,于次日凌晨 2 时许至 6 时,开始在才芳港以西的才芳角、林诗湾、玉包港和雷公岛一带抢滩登陆,仅用 2 个小时便击退那里 1 个步兵营和 1 个炮兵连的守敌。

从最陡峭的才芳角登陆

“下半夜我们就隐隐约约听到才芳角方向响起枪炮声,凌晨 2 点钟以后枪炮声变得激烈,上午 8 点过后,枪声渐渐往南边的花场港方向转移,村里人才敢走出家门。我们到才芳岭上和才芳港一看,那里的国民党驻兵已经不在,估计是被解放军打



4 月 21 日,84 岁的澄迈县桥头镇才芳村村民王平义老人,回忆 1950 年 4 月 17 日凌晨解放军登陆才芳角的情形。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跑了。”才芳村 84 岁的王平义说起往事,历历在目。王平义 1949 年从澄迈简易师范毕业后,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的桥头小学当校长,对海南解放战争记忆深刻。

当时,王平义等人还发现才芳角最陡峭的一段崖底,有一些解放军战士遗体,有的压在机关枪上,有的漂在海面上。

村民们猜他们应该是在攀爬过程中摔下去,或被敌军击中掉下去后牺牲的。

村民自发掩埋阵亡者

看到解放军烈士的遗体后,才芳村老百姓便自发在岸边掩埋他们。在才芳村西面的玉包村,79 岁的吴

文新告诉记者:“那年 3 月 27 日和 4 月 17 日,40 军加强团和 43 军部队先后 2 次登陆时,正逢上我们准备出海捕鱼,刚走出村口就听到枪炮声,知道在打仗,就赶紧回家去了。”

战事结束后,玉包村的村民在玉包港、林诗湾和村子北面的坡地上,发现 300 多名阵亡者。吴文新的父亲那时候是村长,组织村民将他们就地埋葬。

两度接应大军的老人

本报连续推出“探访解放海南登陆点”的报道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关注,澄迈福山镇文生村 88 岁老人王桂蕃就与记者联系,讲述 60 年前他两度接应渡海军队的故事:“3 月 27 日,我在玉包港接到了 40 军 118 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他说要看看文生党支部的同志们,我就带他到了我们村;4 月 17 日,43 军 128 师的主力在才芳港到玉包港一带登陆,我又去接应,一些受伤的战士还被送到文生村和附近的官族村治疗和调养。”王桂蕃在 1930 年代参加革命,1941 年入党,党龄已近 70 年。

1950 年 4 月 17 日,四野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西路编队和东路编队先后在临高和澄迈登陆后,作为第二梯队的 43 军军部及其主力,也于 4 月 23 日海口解放当天晚上在秀英港和天尾角登陆,此后纵深挺进澄迈、儋州、昌江等地,月底歼灭盘据在感恩县(今东方市)八所港和北黎的残敌。5 月 1 日,海南全岛宣告解放。

(本报桥头 4 月 21 日电)

当时年仅 7 岁的亲历者王盛发讲述——

这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海角

见习记者 李冰 本报记者 陈耿



亲历者说

“当时我只是一个 7 岁的小孩,一晃 60 年就过去了。”今天上午,在澄迈县桥头镇的才芳港边,如今已是一位退休干部的王盛发感叹不已。

1950 年 4 月 16 日下午,一些驻扎在才芳港的国民党守军士兵,神情沮丧地告诉才芳村的村民们:晚上要打仗了,能跑就跑远点吧。当时还十分懵懂的王盛发便跟着乡亲们一起,带着干粮躲进事先挖好的山洞里。王盛发说:“我记得很清楚,是晚上 12 点多开始有炮声的,大概是国民党军发现了海上的解放军。”

村民们后来从木帆船上的弹痕判断,解放军摸黑顶着炮火乘船来到海岸附近,到了浅水处便纷纷跳下船,扶着船舷将船推上岸,同时也借着船体掩护自己。但因为才芳港敌人火力太强,解放军没有选择在平坦的滩海登陆,而是从才芳角的山崖攀爬而上。

虽然王盛发当时只是个小女孩,但也深深感到了战争的残酷,他唏嘘道:“解放后,村民们在山崖附近的海里捞海菜时,还时不时地捞到机关枪、驳壳枪等遗物……”

1950 年 4 月 17 日早晨的战斗持续了 2 个小时左右,双方伤亡惨重。待一切平息之后,王盛发记得自己和其他的小孩子们在打扫战场时,捡到了很多无人认领的水壶等军用品。

尽管当时非常年幼,但王盛发对这场战争的惨烈仍记忆深刻,一直不能忘怀。上个世纪 70 年代时,他就曾爬上荆棘密布的山头,穿过狭小的山洞隧道,去探访那些废弃多年的碉堡,并拍下珍贵照片。最近这几年,他更是开始了自己计划已久的史料搜集工作。

王盛发打开随身的皮包,记者看到里面装着他收集的一些关于解放海南尤其是才芳角登陆的报刊书籍资料,有的已经微微发黄。

王盛发神情凝重地说:“为了解放海南,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海角!”

(本报桥头 4 月 21 日电)

解放海南登陆点示意图

